

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新收获

——评湖南省京剧团的新编现代戏《紫英》

■ 赖力行 姜瑜

湖南改革开放 30 周年优秀剧目汇演的最后一台大戏《紫英》，是湖南省京剧团参加第五届中国京剧艺术节的展演剧目。它用崭新的立意、紧张的戏剧冲突和极富特色的表演，赢得剧场掌声不断，喝彩连连。

一、新的人物形象

现代京剧《紫英》以湖湘儿女在大革命年代英勇斗争的历史为背景，重点塑造了紫英这样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湘女形象。紫英父母双亡，因世伯爱怜收留，并当作儿媳。在外多年的儿子钟觉回来，却和尚云霄结为夫妻，并已怀孕。对紫英这样一个把婚姻视为全部价值的传统女性来说，无疑是一场悲剧。京剧从这里开场，用写意和写实相结合的艺术手段，淋漓尽致的表现了紫英从绝望到理解、从舍身救钟家的报恩之情到抚育革命后代的无私大爱。

作为传统女性的典型代表，紫英拥有传统女性的全部贤良淑德。她总是那样的体贴，那样善解人意。一个夜晚，她提着油灯去二姨家接公公婆婆回家，过山岭的时候遇上农夫长庚，长庚背了要立在父母坟上的石碑，石碑上后人的刻名除了长庚还有“紫英”。这“紫英”却并非真有其人，而是长庚自幼家贫，无力了却过世的父母要他早日娶妻生子的心愿，于是做上墓碑，刻上假名作为妻子名，以告慰父母。不偏不倚却刻的是“紫英”，无论谁成为当事人，都难免忌讳和不悦。长庚当即道歉，要把石碑砸掉，紫英却深明大义：“你做个墓碑也不容易”，她不但没有以少奶奶之姿鄙视穷苦的长庚，没有因长庚误刻上她的名字怨恨，反而对他深表理解和同情，还将自己的油灯送与他黑夜里过山岗去栽墓碑。对于一个陌生人，她都能如此，那么对于身边的人更是自不待言。

钟家二老见她父母双亡，将她接来家里做媳妇，紫

英心存感激，时时不忘回报二老深恩。她期待一个男人的呵护，但并未在钟觉身上找到自己做妻子的位置，她希望保护二老和钟觉，甘愿深入兵痞虎穴，结果丧失贞洁。但她从不抱怨钟觉父母给她安排的这场婚姻闹剧，而是执着地要替钟觉尽孝，替钟家抚养。逃出民团，内心传统名节观让紫英身心俱损，她徘徊、沮丧、绝望。编、导、演调动各种艺术手段，从唱腔、表演程式和灯光、舞美表现紫英内心的痛苦和挣扎，给人以强烈的心理冲击的同时，又体现了京剧的丰富表现手段带给观众的视听享受。从紫英上场开始唱：“进门要一拜，拜……；二拜，拜……；三拜，拜……”到对未来“从今后哪个男人还要我”的生活的悲叹，既表现了内心“红纷纷，袅娜娜”的清纯逝去的幽怨，又抒发了她对钟家的感恩之情。正是这样的善良，才让紫英在钟觉牺牲之后顺理成章地尽到一个真正的而非名义上的妻子、儿媳应尽的责任。

京剧《紫英》中同名主人公的形象的复杂性、丰富性，丝毫没有削弱湘女多情、大义的主导性格，而是更深刻地抵达人性深处，使这部新编京剧的主题表达更具立体性。这集中体现在她和钟觉及尚云霄的关系当中。

作为一个传统的女人，最大的归宿莫过于走入婚姻和家庭。紫英嫁入钟家，“日日望穿秋水”，隔壁李家少爷是个傻子，李家少奶奶自尽了，但通过跛子叔的描述，他坚信自己的丈夫——钟家少爷定是少年英杰的如意夫君。可是“望穿秋水，却望来两个人”。爱情梦一场空，婚姻照理说应该是牢笼，钟觉对于他已经失去了最大的价值——婚姻的对象，她应该在自己最“粉嫩嫩，袅娜娜”之时离开钟家，另觅幸福的归宿。但是她没有，圆房之夜她对钟觉说“我可以做小，她做大”。钟觉对她讲起革命的新思想、新名词，她感到陌生但不反对。“我可以生孩子，你们去外面革命，我在家里带孩子。”狱中探

“夫”一节更是将她对钟觉的这种复杂感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紫英牢中给钟觉敷药、按摩。她唱到“他的肩膀多宽阔……这男人的气息让我脸红红,心跳跳”。她多么希望能一辈子这样,和他以夫妻之情依偎下去,感受一个男人对女人的关怀。钟觉知道紫英的善良,然而他的爱已经给了并且只能给云霄,对紫英,他是同情,是理解,是感激,或许还有敬佩。他感觉自己“辜负了两个好女人”,就在生死存亡之时,在众多体验在内心翻腾之时,他终于拥抱了紫英,虽然并不能完全理解成爱情。但紫英却唱“牢房这一抱,我受用终生。牢房这一抱,我受用终生”。钟觉忠于革命誓死不肯写悔过书,虽然紫英明白这样的态度就宣告死亡,钟觉的死去,某种程度也就是自己的死去——缓慢地枯萎然后凋零,但是她依旧说“你做什么,我都支持,我理解”。我想,虽然她未必真正理解革命的意义,但是却一定能朦胧地感受到这股摧毁一切罪恶的旧世界的力量背后的正义,虽然她自己也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股力量批判和打倒的对象,但她依然宽容、理解,并支持,这样的奉献精神与革命献身主义相较,何尝不是另一种伟大?

女人之间的关系总是难以处理,尤其是在要分享爱情的女人之间。紫英认为她与钟觉的婚姻应该有“先来后到”之理,她先来,尚云霄后到。但钟觉讲述云霄如何逃婚,如何被抛入湘江再被人救起,最后坚定走向革命的故事后,紫英天性的善良又开始对她抱以同情。“她做大,我做小。”但是,在云霄单独与她见面时,女性的天然意识又开始觉醒了,她不喜欢这个与她争夺丈夫的女人,毫不掩饰,这是真实的她,也是单纯可爱的她。云霄将在莫斯科买的鞋送给她,她奚落道“我从小到大,女工无一不精,谁稀罕你的鞋!”但转而官兵来逮捕云霄,她立即掩护她从后门逃走。最感人的,莫过于接子一节,尚云霄狱中产子,紫英探狱,将孩子接回家中抚养。此时,对尚云霄的一切怨恨早已烟消云散,她只叹“你狱中产子受了不少苦”,可怜她“与夫别后与子别”。云霄临刑之前将孩子托付与她,她说:“虽然我不能做个好妻子,但一定做个好母亲,从今后这孤儿就伴我度长夜。”多么宽容、伟大,同时又令人生怜。云霄连唱:“拜托你,黄口婴儿拜托你;拜托你,白发老人拜托你。”就在这唱词之间,云霄向紫英鞠躬,同狱中的姐妹也向紫英鞠躬,进而似乎监狱里的革命者都站出来,布满舞台,向紫英敬礼,紫英右手撑一把油纸伞,左臂抱着襁褓中的婴孩,站在舞台的高处,全剧在高潮中落幕。

紫英这个无意中卷入大革命漩涡的普通女子,在被命运遗弃(父母双亡),被婚姻捉弄(等来的钟觉却是心有所属之人),被邪恶凌辱(为保护钟家,甘愿深入兵痞虎穴之后,由激荡而觉醒,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对家庭、对他人、对革命的责任。她的自我牺牲,不亚于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钟觉和尚云霄)。《紫英》没有正面描写革命活动,却通过和革命相关的人物,写出了超越革命的人性之美,这种超越,也是对历史题材剧作的超越。

在京剧《紫英》展示人物复杂性的同时,也蕴含了批判性的智慧。剧作者讴歌紫英身上诸如善良、宽容、隐忍等传统美德,但同时也不忘揭示这种传统品质的负面成分。紫英自小闺中长大,受传统势力的影响,她理所当然地认为女人的人生价值就在于嫁一个男人生一个儿子。“从小,我娘就说了,女人,只要生个儿子,这辈子就好了”,“我能生,我真的能生”。她不理解放脚意味着什么,当钟觉见她的小脚,问“很疼吧”,她只回答“不疼不疼,早就习惯了”。她早已麻木地屈从在三从四德的礼法之下,不自知。她是我们高度赞扬的女性,但同时,在革命的“新名词,新思想”面前依然无法免除成为批判对象的命运,这便是艺术的客观和深刻。剧作者没有因对她的爱而刻意将人物拔高成高大全的形象,这一点应予以相当地肯定。当然,这样批判非但没有削弱主人公的形象,反而更真切地塑造了人物形象。再者,她虽然是落后的,却有极大的被改造的可能。如放裹脚布一节,起初是怀疑的羞涩的,但最终还是大胆地放掉缠绕了二十几年的裹脚布。这一点,在真实客观的基础上又使人物形象得到提升,让我们在紫英众多的道德优点之后再加上一个词——可爱的,她是可爱的,她的可爱很大程度上在于,她是可以被改造的,传统的中国人依然有被启蒙被疗救的希望!

二、新的艺术元素

《紫英》在编、导、演和音乐舞美等方面加入了很多新的元素,令戏剧作为一种舞台艺术有更大的感染力和表现力。

传统京剧除了基本面光,在灯光上没有太多的艺术涉及。《紫英》一剧,除了基本面光,还加入侧面光、顶光、柱光、耳光、追光等灯光手法,更好地展现环境,烘托人物心理和剧场气氛。如紫英一人坐在钟家大院门口的场景,全剧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片剧的开头部分,她喜迎钟觉回家,第二次是片剧开演半小时左右,她遭人凌

辱,回到家中。两个场景有同样的背景设置——钟家宅院,桂花树,茶几和竹椅,同样有跛子叔叔的引白。不同的只是灯光,前景灯光明亮,后景灯光昏暗,正是这一明一暗,托显出人物心境。前幕,是如花似玉的女子,青春大好,盼夫归来,即使有些小小的哀伤,依然喜气洋洋。用跛子叔叔的唱词:“我道是桂花树飘香,原来是少奶奶凡尘降。”后段,遭受蹂躏,身心俱残,好似茄子遭霜花遭雪,正是人生低谷时。跛子叔叔又唱到“道天下可怜人多,最可怜的还是我们少奶奶……从今往后怎么办?”这样的灯光配合唱段和演员的神情动作,极大地加强了表现力。再如,紫英跳河那一节,长庚下水相救,一排淡蓝色的顶排光由上而下朦胧地泻下来,极力表现了水的流动性。《紫英》一剧灯光应用的最成功之处,不仅是多种灯光种类的齐备,更是灯光和空间特写、时间特写的结合。这样的时空特写重点出现过三次,第一次圆房时钟觉对紫英讲起云霄逃婚的故事,舞台的左边耳光对准钟觉和紫英,舞台的右侧蓝色耳光打在云霄身上。第二次,钟觉在牢房中读紫英带来的父母的家书,舞台左侧,一束耳光打在钟氏夫妇身上,舞台交给他们来演绎爱子之切、失子之痛。第三次,是紫英在狱中接钟觉和云霄的孩子,云霄给女儿做了三双鞋——幼儿鞋、青春鞋、婚姻鞋,舞台的后部则配合云霄的唱词分别出现孩子幼儿期、青春期和婚嫁期的情景。这三次特写灯光的出现,将不同的时间与空间巧妙地连接在同一个舞台上,不但没有半点粘合的痕迹,反而丰富了表达效果,搭建了叙事结构,极大程度上驱除观众长时间注意力集中后的视听疲劳。

此外,作为一门抽象的表演艺术,传统京剧主要依靠表演者的“唱念做打”来表现,但新京剧《紫英》却恰到好处地运用了现代舞台剧的舞美效果,在舞台上放大表演者的动作和心理,增强表现力度。如开端喜迎新夫一段,紫英问跛子叔自己穿着是否得体,“你看我这衣,看我这裙,看我这头”,兴奋又紧张,激切又害怕。若是传统京剧,旦角一人主唱即可,但此时舞台上众多女子,与紫英衣着相仿,从门里鱼贯而出,与她共同表演,从而构建一个大屏幕,将人物心理凸显。同样的手法,还在紫英受凌辱后徘徊到家门口出现,在紫英扯裹脚布时出现。这些情节点都是刻画人物复杂心理的关键点,采取多人烘托舞蹈的方式,较之传统京剧单凭个人唱腔揭示人物心理的办法无疑有更大的表现力。

此外《紫英》还有较传统京剧更精巧的布景,剧中的音乐除了传统京剧中民族基本打击乐器和管弦乐器,还加入了西方的合成器。尤其值得提出的是,《紫英》吸纳了地方戏的元素,让这出湖南本土的“京”剧更添几分地域色彩。如对紫英梦境的表现,非常贴切的融入了极具现代感的音乐和舞蹈,在梦境中,她和长庚相会,长庚的装束和舞蹈动作颇有湘西苗家风格,音乐也融有苗族飞歌曲调婉转、节奏明快的特点。

《紫英》是我省文艺界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献礼之作,30 年文艺界思想解放的成果,重艺术自身的规律和观众感受的艺术思想,在这部作品中都得到了较好体现,它使这部京剧更有艺术深度,也更具可看性。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